

烟波湖下觅故城^①

杨志坚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16)

摘要:历史上由于长江中下游湖泊的扩大和迁移,湮废了许多古城和古迹。鄱阳湖湮废鄡阳、海昏、昌邑城。洪泽湖淹没泗州城和明祖陵。太湖平原上阳澄湖下阳城县,偕薄县城陷于当湖之中。这些古城为秦汉至南北朝设置。

关键词:湖泊变迁;古城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识码:E

我国著名的五大淡水湖,即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均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这里是鱼米之乡,名城棋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洞庭湖古称云梦泽,曾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荒古年代,江汉平原汪洋一片。后来,由于长江及流经湖泊的支流大量泥沙的淤积,湖泊面积缩小已屈居第二位。鄱阳湖古称彭蠡泽,原在九江以北连成一片。后来,由于地壳缓慢抬升,湖泊水域南移,才有鄱阳湖之名,现今已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洪泽湖则是最年轻的淡水湖,它真正成为现代规模的大湖,只不过是三百余年的事。历史上由于鄱阳湖的南移,洪泽湖的扩大,原来建设在湖泊周围的城镇和古建筑被湮没不少。太湖平原上的较小湖泊,如阳澄湖、当湖等的扩大,也有古城沉沦于烟波湖下。这些都有史料佐证。

1 彭蠡泽与茫茫九派

据第四纪地史资料,长江中下游在更新世末期以来,曾出现过两个巨大的湖泊。西边的是洞庭湖前身云梦泽,范仲淹《岳阳楼记》有“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楼”之句。东边的九江以北是鄱阳湖的前身彭蠡泽。

当全新世冰后期到来时,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彭蠡泽的水域范围不断扩大,到七八千年前,已是一个水天一色的大湖泊。四千多年前大禹治水时,黄梅、宿松、望江、湖口、九江等沿江地带,均属彭蠡泽的水域范围。传说大禹从湖南九嶷山,来到庐山之巅汉阳峰,制定治水方案。当时长江汇入彭蠡泽前约分为九条江,古称九派,“九江”之名由此而来。彭蠡泽下游分三条江流泻东海。

汉晋时代,彭蠡泽水域限于现今湖泊北部。《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元封三年(前

① 收稿日期:1998-12-28

作者简介:杨志坚(1929~),男,广东曲江人,研究员,从事区域地质和大地构造调查研究。

106年)南巡,曾“浮江于浔阳(九江),出枞阳,过彭蠡。”说明西汉时的彭蠡泽,还是长江中游的一个过水型巨大湖泊。东晋诗人谢灵运在《入彭蠡湖口》诗中写道:“乘月听哀猿,邑露馥芳荪”之句。可见当时彭蠡泽两岸古木浓郁,猿声长啸。星子至湖口的地堑型水道,是彭蠡泽的南伸部分。据湖口地区地层资料,洼地上有15~20m灰黑色湖相淤泥层,应属全新世以来沉积,说明长江谷地和湖口一带,为一长期的湖泊区,即古籍《禹贡》记载的彭蠡泽之所在。湖泊淤泥层向南变薄并逐渐消失,如康山至军山附近湖底,都出露更新世的红土层。

“九江”一名在《禹贡》已经出现。宋朝朱熹曾有“江过浔阳,派别为九”的说法。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有:“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之句。其实九江并不是指九条江,“九”即众多的意思。有史料记载的较大江流有北江、中江、南江、雷水等名称。如清《长江图说》称:“自蕲州以东,安庆以西,上下四五百里,河湖无算,皆禹迹北江故道。”

在这古北江之南,从航空照片还可以看到两条古河道,形态上呈曲流,并且有切割关系,反映古河道演变之先后不同。其北一条较古老,为唐代以前的古河道。那时长江的主泓道是龙坪东流,经胡世柏、蔡山、胡家湾、扁担大津、北沙口、吴河墩、王家埠到小池口。《黄州府志》称:“(县南)七十里曰蔡山,唐朝王皋败李希烈于蔡山,即此。相传大江径其下,有古寺,称江心寺,山石镌有李白夜宿江心寺句,今江南徙,寺名犹仍其旧。”光绪《黄梅县志》卷五亦称:“大江旧绕蔡山,故蔡山有古江心寺,后长鸿脑洲,大江流洲外,蔡山之江渐淤”。那时的蔡山是江心礁石,现在仍保存有李白题“江心古寺”石碑。蔡山在今长江之北18km,最北边的吴河墩、王家埠、南距长江20余公里了。

较南一条古河道,是明代大江流经之处,同样从龙坪开始偏东南流,曲折蜿蜒于新开镇,经分路口即北拐,在北池口东边过唐故河道,至吴河墩、王家埠,急转向南过小池口。据《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六·黄梅县条,记述新开镇为“巡司戍守”地点,可见当时为长江边上的要塞。今天长江南泓道的形态,是清末(约1860年)团洲(原属九江管辖)向北并岸后所形成,在光绪《湖北舆地图》黄州府图中,才呈现在九江附近的长江景观。

从现代地图上看到,九江地区的长江北岸,是长江中下游平原辽阔,湖泊星罗棋布的地区,如武穴——龙坪湖群、源湖、北湖、大官湖、泊湖和武昌湖诸大湖,东西延连,成群出现,几至安庆。反映从九派、彭蠡泽湖泊群的演变历史过程。长江南岸则呈现另一番景象,丘陵岗地连绵,矶头林立,如九江附近有拦江矶、乌石矶、白石矶,武穴对岸、湖口石钟山都是山岭直临江岸。湖口以东,更是矶头连续,往下游依次有柘矶、彭郎矶、烽火矶、马当矶、牛矶、凌家矶、牌石矶、乌石矶、稠林矶、吉阳矶、黄石矶等。可见长江泓道的南迁已到“山重水复”之地。这种地貌景观,向为地学家所注目。

2 鄱阳湖下古城多

鄱阳湖居我国五大淡水湖之冠。面积达3841km²,水深约达10m。目前全湖分为三部分:晏子口至湖口溺谷状湖区,称为北湖,以南为南湖;又以矶山至四望山一线,把南湖分为东湖和西湖。

据史料可知,星子至湖口的北湖水域,原来是古彭蠡泽南延的尾间部分。而星子与都昌间的松门山以南,即现代鄱阳湖的广阔水域,在汉代还是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平原上建置了县城村镇。南北朝(公元四五世纪)开始,由于地壳缓慢抬升,注入彭蠡泽的古赣江等支流携带大量泥沙,使长江淤积,结果又顶托赣江来水,促使彭蠡泽湖水猛涨,湖面向南扩展。先

后湮没了设置在平原上鄴阳、海昏和昌邑等古城镇。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载,湖水曾一度进入鄴阳县城附近,遂有“鄴阳湖”的名称。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南湖水曾涨迫“南昌故郡”城下,如果不是及时建造“大有堤”四里拒漫,也难免水漫南昌城之险。

《鄴阳记》记载,鄴阳县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刘宋永初二年(421年)废。”又云:“废鄴阳县在县(指饶州鄴阳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清同治《都昌志·古迹》称:“古鄴阳县城在周溪司前湖中四望山,至今城址犹存。”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发现古城址和汉墓;在四望山的城头山,发现城头及汉代瓦砾。古城遗址现已成为湖中小岛,可见鄴阳城四周平原是南朝刘宋年间,因湖水面积扩大而湮废的。

当地民间有“沉了海昏,起了吴城”的传说。海昏的命运同鄴阳城相似。海昏县为西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设置,后为昌邑王贺封国,东汉亦为侯国。三国东吴孙策,以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海昏,南朝刘宋时始废。其所在位置,据《元和志》载:县(永修)城东三里为故海昏城。《建昌乡土志》亦云:“海昏故城在北乡卢永区芦潭东北二里,春涨万坎,冬则水净潭绿,城址微观。”

海昏县昌邑城,为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置,位置在江西新建县西北六十里慨口。《刘昭后汉志注》云:海昏县有昌邑城,汉废昌邑王为海昏侯,此其处。《豫章记》亦载,城东十三里江边为慨口,昌邑王每乘海东望,至此辄奋慨而还,故谓之慨口,今名游唐城。由于地壳的降升,在罩鸡、吴城一带,仍可见到当年被淹毁的建筑物遗址。

3 洪泽湖下的泗州城和明祖陵

洪泽湖,位于淮河中下游的苏北平原上,是我国五湖之第四大淡水湖。面积小于太湖,为1980km²。平面上它象一只栖息在黄淮平原上昂首欲飞的天鹅,吞吐着淮河巨澜。洪泽湖是淮河流域的一个蓄水库,湖水全靠东岸大堤作为屏障,湖底高程比东部平原要高出4~8m,是一个“悬湖”。年平均水位为12.25m,湖泊蓄水量达 $28.6 \times 10^9 \text{m}^3$,平均水深仅1.25m,局部最大深度达4.75m。洪泽湖的注入河流主要有淮河、崇潼河、濉河、安河和维桥河等。

3.1 洪泽湖的形成与涨大

洪泽湖主体位于地壳的一脆弱地带,即嘉山—响水断裂带的一段;也是晚古生代“嘉(山)洪(泽)海峡”的通道,后来海峡虽然消亡,但海峡陷落空间却仍然存在。这就是洪泽湖形成的地质构造基础。如今洪泽湖及其西部以北东—南西向延展的湖泊群,如斗湖、女山湖、涧溪湖和淮河河曲,大体就是沿断裂带和古海峡延伸的。

白垩纪至第三纪,苏北沦为内陆拗陷区。到了第四纪,由于冰期—间冰期的交替出现,几度沦为南黄海海湾的一部分,尤其是全新世冰后期,波涛汹涌的海水,拍打着今天洪泽湖以西地区,成为“洪泽海湾”。后来,西部河流携带的大量泥沙,在各自的人海口堆积,形成了河口三角洲。同时,海流和波浪携带的泥沙,也在海湾地区淤积,日久天长,终于将海湾封闭成了泻湖,平原不断扩大,海岸逐渐东移,这个大泻湖也就慢慢退居内陆。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又分化成众多的小湖泊,这就是洪泽湖的萌芽阶段。

史籍记载,历史上存在的湖泊群有:破釜塘、白水塘、万家湖、泥墩湖和富陵湖等,分布在古淮河的右岸。魏文帝黄初年间(221~228年),扩建白水塘,与破釜塘相连,引水灌溉农田2000多hm²,成为当时有名的水利工程。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杨广从洛阳沿运河乘万方数据

水殿龙舟到扬州游幸。时值干旱,经过破釜塘遇到滂沱大雨,湖水苍茫,乘兴把破釜塘改名洪泽浦,唐代始称洪泽湖。

南宋光宗五年(1194年),黄河在河南濮阳境内决口,改道南泻,冲入泗水夺淮,黄淮合流达660年之久,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才又改道北去。黄河每年以数以 $10 \times 10^9 \text{t}$ 计的泥沙,淤积于淮河下游入海故道,其结果使黄河、淮河都不能顺利渲泄入海,洪泽湖也就逐渐扩大。

据历史记载,自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至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240多年间,曾先后发生四次水漫泗州城的横祸,浩荡洪水,淹没了许多村庄,不少人葬身鱼腹。到康熙十九年这最后一次惨祸,终于使繁华千年的泗州古城和明祖陵等,葬身湖底,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3.2 泗州古城沉沦湖下

淮北地区自古流行一个剧种,叫做“泗州戏”。它的发祥地就是古泗州。古戏剧目中,也有与古泗州有关的《水漫泗州》、《虹桥赠珠》等神话剧。讲的是水母娘娘与书生鸟延玉的爱情故事。那末,古泗州今在何处?今人多茫然无所知。

历史上的泗州,为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北周时设置,州治在宿预(今宿迁东南)。唐开元年间(公元八世纪初),移治临淮(今泗洪东南盱眙对岸湖下)。州境相当于今泗洪、泗县、宿迁、涟水、邳县、睢宁等县地,州城横跨当时的汴河东、西两岸,虹桥相连。唐宋时,地处汴水入海之口,是苏北的重镇,不仅是南北交通要冲,而且市井繁华,车水马龙。北宋大文人苏轼(东坡)。从黄州调赴汝州(今河南临汝)途中,于元丰七年(1084年)底到泗州。一天,他同泗州知州刘士彦游览南山(今盱眙县境),至夜才归,作《行香子·与泗州过南山,晚归作》,其下阕写道:“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灯火乱,使君还。”写的是南山宴饮后,夜过泗州虹桥,他望着刘士彦在灯火衙役簇拥下回衙的情景。据载,苏东坡到泗州后,就不再前往汝州做官,向朝廷请求折回常州宜兴居住。南宋与金朝通使,也取道泗州。城内原有一座宏伟的宝塔,名普照塔,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毁于一场大火。明崇祯十八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领清兵攻打泗州,当时驻守扬州的史可法派兵驰援,但未能赶到,泗州城被清兵攻破。不料过了三十五年,繁华的泗州城突然被汹涌的黄河洪水淹没,一座繁华了千年的古城,竟然毁于一旦。

俗话说:“水落石出。”1966年淮河流域大旱,淮水几乎断流,洪泽湖大部分干涸见底。在湖的西南部,露出一些高于湖底的断垣残壁,据考证,这就是泗州古城遗址的一部分。

3.3 明祖陵重见天日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做皇帝后,先后修造了三座陵墓,即安徽凤阳县其父母的皇陵,南京他自己的孝陵和盱眙祖宗三代的祖陵。祖陵在今江苏泗洪县管镇明陵村,系朱元璋的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和高祖朱百六的衣冠冢,故尊称为“明代第一陵”。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的祖籍是金陵地区句容人氏。他祖父在元朝末年,为了逃避沉重的“淘金”劳役,举家迁到泗州谋生。由于灾荒,他祖父饿死在今泗洪一带。后来他父亲和伯父,再度迁到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朱元璋就出生在那里。朱元璋做皇帝后,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祖陵才最后建成。

据明万历年间刻本《帝乡记略》载,明祖陵在泗州城北门外,距城十三里。祖陵的布局紧凑,筑有外城、内城和皇城,前有享殿,东庑、西庑、棂星门、神厨、燎炉、石刻象生及亭、桥等建

筑。城外植松柏七万余株。相传,祖陵初具规模后,每年清明节,朱元璋都要亲领十万御林军,从南京前来扫墓。天有不测之风云,祖陵建成二百多年后,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终于同泗州古城一起,被黄淮合流的汹涌洪水淹没在洪泽湖下。巨大的石人石兽也保护不了明太祖朱元璋祖宗三代陵墓之地,连本身也陷入了湖底污泥而不能自拔。

明祖陵从此在洪泽湖底沉睡了整整二百多年,近代时逢枯水季节,祖陵部分石雕时有露出淤泥之上。1980 年,江苏省政府拨出巨款,对明祖陵进行复修。修复工程首先在陵墓区周围修筑隔水堤坝,使陵寝与洪泽湖水隔开;然后整修陵内石人、石兽等石刻和修筑陈列馆。到 1982 年基本竣工,供国内外游人瞻仰参观。笔者等八十年代去参观时,见祖陵前的石雕排列整齐,现有 21 对,由南向北依次是麒麟、狮子、石望柱、拉马侍、石马、马官、文臣、武将、内侍等。石雕形体巨大,最大者重达二、三十吨,小者也有五、六吨。明祖陵的石雕是仿宋代规制,数目多,造型美,雕刻精湛,是明代陵墓石刻中的代表作品,凤阳的皇陵,南京的孝陵,以及北京的十三陵,是无法比拟的,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是我国古代文物宝库中的瑰宝。

4 阳澄、当湖下的古城镇

盛产清水大闸蟹的阳澄湖,横跨江苏昆山、吴县两市县,面积 113km²。清代《寄蜗残赘》卷三称:“阳澄湖,秦时乃阳城县也,后陷为湖。乾隆五十年(1785 年),苏州大旱,湖水深只数尺,渔人方入水掏摸,见井栏石数十枚,四散布列。又得铁斛一口,上下正方,与今式不同,容三斗六升零。又铁钟一,高三尺许。”这可能是当年阳城县城的一部分。

浙江海盐县古称偕薄县,于东汉时陷于当湖。《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当湖在浙江平湖县东门外,一名东湖,又名鸚鵡湖,即后汉时海盐县陷处。周十数里,上承汉塘西来诸水,下游泄入黄浦,流分九派。”“湖中有二洲,大者曰大湖墩,上建弄珠楼,登楼远眺,全湖在目。今辟为公园。小者曰小湖墩,又曰鸚鵡洲,亦在湖中。”又说:“海盐县春秋越武源乡,汉置海盐县,顺帝时陷为湖,其地在今浙江平湖东南。”《后汉书·吴郡》注称:“偕薄县之故治,顺帝(126~144 年)陷而为湖,今谓之当湖,大旱湖竭,城廓之处可识。”《吴地记》亦载:“当湖在平湖治东,周四十里。即汉时陷为湖者,久旱水涸,其街陌遗迹,隐隐可见。”

Ancient city in lakes

YANG Zhi-jian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many ancient cities and place of historic interests were inundated by lakes expanding and migrating because of crust rising and reducing.

Key words: lakes migrating; ancient cities